

# 论陈映真的战争创伤书写

高璦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战争创伤主要定义为在经历过战争后产生的心理痛苦。本文围绕陈映真牵涉到战争背景的小说，对其主人公所受到的战争创伤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将从主人公的战争经历，受到战争创伤的表现入手，归纳出癫狂、死亡等症候，再结合历史时代背景分析其受到战争创伤的社会成因。除了战争环境下的死亡威胁，底层压迫及霸权主义国家政策等更是隐藏在战争背后的深层问题，这也是致使主人公创伤难以疗愈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陈映真创伤书写隐晦的重点，最终阐释陈映真书写战争受到战争创伤人物的目的，即控诉战争违背人性带来的伤害以及超越民族、宗教的爱与理想的追求。

**关 键 词：** 陈映真；战争创伤；癫狂

## Chen Yingzhen's Writings on War Trauma

Gao Jingy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War trauma is mainly defined as the psychological pain caused by w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en Yingzhen's novels involving war backgrounds and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war trauma suffered by the protagonist. The study will start with the protagonist's war experience and the manifestations of war trauma, summarize symptoms such as madness and death, and then analyze the social causes of war traum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addition to the threat of death in a war environment, the oppression of the lower classes and the policies of hegemonic countries are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hidden behind the war. This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 protagonist's trauma is difficult to heal, and it is also the obscure focus of Chen Yingzhen's trauma writing. Finally, it explains the purpose of Chen Yingzhen's writing about war trauma characters, that is, to accuse the harm caused by war against human nature and the pursuit of love and ideals that transcend ethnicity and religion.

**Keywords：** Chen Yingzhen; war trauma; madness

## 引言

创伤（Trauma）是指在经历过可怕的或危及生命的事件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心理痛苦。他们也可能会遭受长时期的睡眠或身体疼痛等问题，在个人和职业关系中遭遇动荡，并因压力过大而感到自我价值感下降。<sup>[1]</sup>战争创伤是指战时由于严重创伤、恶劣环境、精神紧张和心理伤害等因素，精神性疾病的发生率较高。战时精神性疾病中很大一部分是战斗应激所致，战斗后应激反应可进一步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sup>[2]</sup>陈映真通过对战争创伤的描写延伸出更多有关战争和社会问题的讨论。

## 一、战争创伤表现

创伤事件会带给亲历者强烈的情感冲击，且在没有倾听者的情况下，创伤将无法被宣泄，进而无法被治愈。伤对亲历者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对已逝者的愧疚感是典型的创伤症状之一。“创伤者愧疚感”会让创伤主体陷入一种生不如死的情感沼泽中无法自拔。<sup>[3]</sup>陈映真笔下受到战争场面或是死亡的直接冲击的人，在没有倾诉和宣泄的环境中不断压抑自身，表现出癫狂乃至自杀的特征。

癫狂是陈映真笔下人物受到战争创伤刺激后出现幻觉、发展出不受控制等行为的总体特征。《乡村里的教师》中的吴锦翔从战地归来便出现了精神空洞的“幼稚病”，成为一个“懒惰而有良心”的人，改革空想之后只剩无措和绝望，懒于打理自己的生活。而最能变现其精神的不正常是在曾经的学生参军的欢送宴席上。其在筵席上的言语和动作呈现出明显的癫狂特征，其疯癫具体表现为突然质问宴席上的人们是否吃过人肉，描述吃人肉的细

作者简介：高璦文（2001—），女，汉族，陕西汉中，本科毕业于华侨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民间文学与文化。

节并兀自哭泣。

吴锦祥的癫狂表现在人群中的失态和自我的消耗，而《文书》中的主人公安某的癫狂表现在梦魇和幻境中枪杀了自己最爱的妻子。《文书》中远离战场和杀戮已久的退伍老兵安某表面上过着旁人羡慕的平静幸福的生活，但实际上饱受战争带来的精神折磨。妻子好意收养的一只令人怜爱的鼠色的猫竟成为唤醒安某创伤的催化剂，成为压垮安某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在梦魇中开枪杀死妻子，安某就此彻底陷入疯癫。正如福柯所说：“从感情开始的癫狂以其恍惚的、无意识地传播成为一种无理性的运动。正是在此时，逃脱了真实性及其束缚之后，出现了非真实的幻觉。”<sup>[4]</sup>《六月里的玫瑰花》中的黑人军官巴尔奈也产生了癫狂的症状。巴尔奈在成为上校的迷梦中入睡后突然呼啸起来，遂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同样，《贺大哥》中的美国士兵麦克也在经受战争创伤后呈现相似症状——经历了两度精神错乱。一次是参加越战后和别的士兵一样枪伤了许多百姓，麦克在良心上受到谴责感到懊恼和抑制地哭泣，大吼大叫，无法面对和承认曾经在战场上自己所犯的罪行、因而进行厌恶、憎恶自己的行为。贺大哥的两次精神错乱都是在极强的精神压力下产生的，在愧疚和忏悔中表现出疯癫的特征。

除了癫狂的病症，自杀在陈映真的小说中是受到战争创伤的人的归宿之一，自杀意味着结束生命，以了结自己的方式结束面对现实。“陈氏人物有一种遭‘天谴’的特征，那就是一旦内心的道德律令唤醒了度暖昧的善善恶感，这些人物便陷入良知与现实的冲突之中，而解脱痛苦的结果便是走向死亡。”<sup>[5]</sup>死亡也同样是一种对现实的抵抗，还是苍白无力地宣告抵抗彻底失败的表征。

## 二、战争创伤的成因

小说中主人公的战争创伤最直接来源于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中杀人与被杀、同胞相残和战争带来的对底层压迫和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生活无意义等，这些也同时构成战争创伤的表层因素。

杀人是战争创伤最表层、最直接的来源。陈映真小说中着重描述受战争创伤影响的对象，多是“加害者”的身份。创伤对亲历者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对已逝者的愧疚感是典型的创伤症状之一。在杀人后，小说主人公在不断地回忆和重现中遭受良心诘问。

《六月里的玫瑰花》中黑人士兵巴尔奈的战争创伤最直接来源于杀害了抱着布娃娃手无寸铁的无辜女孩。也因一人杀掉全村的人立了军功，升上了军曹，但巴尔奈时不时会对这场因恐惧造成的屠杀而感到懊恼，并且成为致使巴尔奈形成精神创伤的噩梦。在同样的越战背景下，《贺大哥》中麦克的创伤最直接也来源于在越战时期参与屠杀。在跟随部队在越南战场的时候曾经强奸妇女和无差别地杀戮，麦克被迫或已成为习惯，无意识地作为“加害者”屠杀越南的民众，即使对方是妇女、老人和小孩。麦克的创伤原因也来源于杀人后产生的自责、痛苦和愧疚情绪，屠杀的场面一直缠绕着麦克致使其精神分裂。

除了杀人之后的良心诘问之外，作为受害长期被笼罩在死亡

威胁的恐惧下也给人的心理带来创伤。《乡村的教师》中主人公吴锦祥在东南亚战场上面临被敌人杀掉和被同胞杀掉做成食物的双重恐惧。在婆罗洲作战时，战争导致的食物短缺使战争的威胁不再仅仅来源于敌军，同阵营甚至是朝夕相处的同伴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为了生存向彼此下手，这种军队内部互不信任的压力和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缺失又为“被杀做成食物”增添了焦虑和恐惧。在婆罗洲打仗经历战争带来的恐惧，目睹无数的死亡，承受被吃的恐惧这些记忆都成为吴锦翔的创伤的直接来源。

但陈映真的讨论并不止步于战争带来的直接创伤，而是战争背后的社会深层次问题。

在战争的混乱环境下，底层人相互倾轧。《文书》中安某的战争创伤经历很多来源目睹和经历了底层被压迫的悲剧。冯炳嫂作为战乱年代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被倚靠安家拥有军队和权力二叔欺辱；有权力的人随意欺凌压迫没有权力的人且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在抗日战争时期安某参军时饱受关胖子的欺凌，原因是关胖子也受到过安某爷爷的下属的欺凌，军阀混战背景下的压迫使安某在愤然时也感到矛盾：“但每次我想着他的低洼的左胸脯，便陡然失去了愤愤之心。”<sup>[6]</sup>关胖子也是受到压迫的底层人，身不由己、被随意欺凌是底层人难以摆脱的悲剧。安某意识到杀掉关胖子并不能停止这种底层悲剧而感到不安和痛苦。

在战争年代，底层人处在艰难的境遇之中，战争导致的资源社会混乱使资源掠夺加剧，被压迫者失去生命，形成创伤或成为新一轮的压迫者。

霸权主义的国家政策是导致许多战争及战争创伤的根本原因。强国通过意识形态输出和利益扩张欺侮、压迫小国、弱国，侵犯他国主权。《贺大哥》中的学生麦克入伍赴越南参与越战遂产生精神分离的症状。为了逃避和遗忘，建构起自己的新身份“贺大哥”。美国发起越战是霸权主义的实践，给越南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本国带来伤亡，贺大哥等人对越战的反思和与国家意志相悖的理想成为其战争创伤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后面站立着一个巨人——国家。在越南的孩子们，都是国家的受害人。你以为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胡说吗？”<sup>[7]</sup>美国在二战时期实施霸权主义国家政策，干涉越南内政，在越南制造战争和杀戮的同时使得美军伤亡惨重，美国国内出现越来越多与政府政策相左的声音，贺大哥是美国反战群体的一个缩影，被迫因美国实行征兵制度在越南战场上经受群体性杀人，目睹身边的战友都变成了恶魔和禽兽，无法接受自己的过去和身份，最终精神分裂。贺大哥的战争创伤表面上来源于在战场上的罪行，深层次来源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政府霸权主义政策相悖。

除此之外，创伤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包括种族主义的社会偏见（《六月里的玫瑰花》），黑人士兵巴尔奈因肤色备受歧视，“有一次我偷偷地用肥皂拼命地洗我的脸……希望把肤色洗白”<sup>[8]</sup>。他需要在战争中寻求肤色认同和身份认同，但是战争并没有那么神勇、神奇，建立了黑人的主体性，而更可能只是让其以及他的众多黑人兄弟，在种族主义体制暂时松动的战争时刻中，迂回地享受一种暂借的平等。而这种在谎言下的自我安慰，成为他在经历战争带来的心理拷问后选择重新回到战场上的主要原因。

因党派斗争而受到伤害，主人公也在参与杀害和目睹杀害中形成创伤。《忠孝公园》中马正涛在日本战败后便为国民党东北办工作，抓捕杀害爱国人士和共产党，指挥秘密逮捕、诱捕、拷打和审讯学生和工人，“在他的指挥下，人被滚烫的开水浇烂，被拷打得像是剔了骨头的一摊子血肉”<sup>[9]</sup>事后回忆起来这种在政治肃清过程中的杀戮使得马正涛的不安和焦灼无法平复。

### 三、创伤书写的目的

陈映真的创伤书写不仅仅停留在受到战争创伤的表现，也不仅仅在就其成因的揭露或批判，陈映真书写战争，书写战争对人的戕害实际上想要表达出战争折射的社会问题以及基于战争创伤的人道主义诉求与呼唤。

战争在陈映真的笔下是充满血腥味的，威胁和恐惧笼罩在战争场面之中，不管是从侵略国还是被侵略国，加害者还是被害者，都受到来自战争的伤害。战争不仅仅带来实时的损害，由战争引发的创伤也具有持续性的特点，致使人在不断地闪回和噩梦中重述战争的记忆，也在不断地重复中加剧战争对于心理层面的创伤。源于侵略殖民、政治对立、国际关系等方面引发的战争不管对于侵略国还是被侵略国，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都是严重的危害，战争使人的身体受到残害，致使人的死亡，造成对于文明的破坏和人与人对立，政权与政权对立的，国家与国家对立。战争是否必要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问题。

分析战争创伤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创伤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社会问题。政治戒严下在刑场枪杀意识形态相左的少年带来长久的不安和怀疑（《文书》）；种族主义带来自卑的心理和认同问题，致使黑人士兵陷入战争特定的情境下带来的平等的迷梦，从而变成战争机器（《六月里的玫瑰花》）。战争带来的创伤是直接的表层次的，而由社会问题带来的难以意识到的，难以解决的更深层

次的伤痛。

战争因其残忍和非人道值得被控诉和批判，战争背后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因素更值得深入地思考和批判。

陈映真书写战争创伤的目的远不止于批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即爱与希望的救赎之道。

“不，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相信。”贺大哥虔诚地说，“爱，无条件地爱人类，无条件地相信人类。”

陈映真借文中主人公之口，对以往“理想主义”的思想方法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扬弃，这种爱与希望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带有宗教性的对整个人类群体的高层次呼吁，要用人與人之间的“大爱”解决这种战争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要对以往“理想主义”的思想方法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扬弃，走向了“爱与希望”的获得<sup>[10]</sup>。

### 四、结语

陈映真对战争创伤书写侧重于战争中的“幸存者”和“加害者”的一方所受到的战争带来的持续性的心理伤害。陈映真的战争创伤书写不仅刻画出战争和社会因素带来的主人公的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补偿行为、癫狂和死亡的具体表现，深究其背后因素，不仅来源于战场上所遭受的杀人场面、自己参与杀人后的良心诘问，也有面临被杀和长期笼罩在死亡威胁氛围中的阴影，也有同胞相残的梦魇和报复杀人后的不安，但这往往是其他战争创伤题材涉及到的部分，陈映真书写战争创伤的目的和侧重点在于战争本身背后的社会原因，其中有种族主义歧视带来对战争的扭曲体认，底层压迫下的不公平现状的难以改变，霸权主义国家政策下对被侵略国家和侵略国家人命带来的双重伤害。陈映真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解决战争和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即呼唤爱与理想，用人與人之间的爱和“大爱”的理想作为创伤的救赎之道。

### 参考文献

- [1]王卉.《创伤小说的伦理意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7-8.
- [2]刘胡敏 房洁聆.《创伤与异化 <士兵归来>中退伍军人的身份认同危机》[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2,第2期:91-99.
- [3]张成羽.周明.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创伤叙事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23(02):70-76.
- [4]郭斌.论陈映真小说文本中的“癫狂”形象[J].《多棱镜》,2010年第1期:61-66.
- [5]福柯·米歇尔.疯癫与文明[M].孙淑强.金筑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83.
- [6]陈映真.将军族[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37.
- [7]陈映真.夜行货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17.
- [8]赵刚.反帝,与反帝之难——陈映真《六月里的玫瑰花》的美与刺[J].天涯,2010(06):179-191.
- [9]陈映真.赵南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349.
- [10]谭君.“理想主义”思想方法的跨越性批判——陈映真文论再解读[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05):83-90.